

水乳交融的

村庄秘境

帕蒂古丽

著

边地风情的牧歌
民族团结的颂歌
美好人性的赞歌



二〇一五年度中国作家协会『深入基层、扎根人民』扶持作品

二〇一七年度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

中华优秀
出版物
提名奖得主
帕蒂古丽
2017年度作品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SHUIRUJIAORONG DE CUNZHUANG MIJING

水乳交融的 村庄秘境

帕蒂古丽



著



中华优秀
出版物
提名奖得主
帕蒂古丽
2017年度作品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乳交融的村庄秘境 / 帕蒂古丽著. —北京: 文化发展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5142-1885-5

I. ①水… II. ①帕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1503 号

水乳交融的村庄秘境

帕蒂古丽 / 著

策划人: 王 水

责任编辑: 肖贵平

罗佐欧

责任校对: 郭 平

责任印制: 杨 骏

责任设计: 侯 铮

排版设计: 辰征·文化

本书图片由帕蒂古丽提供, 感谢徐渭明、叶金等摄影师。

出版发行: 文化发展出版社(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: 100036)

网 址: www.wenhua fazhan.com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字 数: 120 千字

印 张: 6.5

印 次: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I S B N : 978-7-5142-1885-5

◆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。发行部电话: 010-88275710

目 录

康村，嗨伊那！

- 阿格乡康村 \2
- 一壶煮三省 \5
- 水要先给不会说话的喝 \7
- 不能拔沙枣树的头发 \10
- 虫子必须计划生育 \12
- 钱像果树一样种在地下 \15
- 很想与汉族“要路达西”喧荒 \18
- 观念的孵出 \22
- 原始村落的“现代病” \27
- 无奈和焦虑 \30
- 沙漠的胃不认海洋生物 \33
- 这家伙真牛呀 \37
- 迫不及待地追赶城市文明 \39

沙坡上的羊圈

- 沙坡上的羊圈 \42
- 耐人寻味的路遇 \47
- 关于翻译这档子事情 \50
- 热合曼的汉族“女朋友” \54
- 舒国连一辈子的维吾尔族“未婚妻” \58
- 串门 \62
- 归根的落叶 \67

水乳交融的村庄

- 水乳交融的村庄 \72
- 姬村长家的“一屋两制” \73
- 天堂果 \78
- 一缸子苞谷面汤饭 \82
- 丢了的生活和捡起来的生活 \86
- 崔胜利幸福的“半哑巴生活” \93

人间秘境

- 吃苹果的羊 \106
- 坐在半空中的葫芦 \113
- 住在套间里听音乐的鸡 \116
- 一缕新的光亮 \121

大梁坡上的生活

- 混血的村庄 \128
- 老河坝 \141
- 影子在时间里行走 \149
- 大梁坡上的生活 \157
- 大梁坡的狗 \161
- 爬犁 \164
- 记忆的侵犯 \167
- 修改 \170
- 回家路上的谜 \172
- 语言的弹坑 \174
- 光线的重量 \176
- 传火的手 \179
- 图案里的故乡 \183
- 迟疑的村庄 \190

康村，嗨伊那！



阿格乡康村

群山环抱的新疆库车县阿格乡，就像被扔在一个破旧的大铁盆里，大盆边缘的铁青色山崖像巨大的锯齿。

四面的山色，随着太阳不同时段照射改变着颜色，时而这边棕红、那边褐黄，时而这边青灰、那边墨黑。

处在天山神秘大峡谷地带，雅丹地貌的山体，仿佛铁盆长出的斑斑锈迹，山体上没有一丝绿意。这一带山崖上，偶尔有几片云影闪过，也不愿意多停留片刻，打个转就飞走，好不容易盼到几滴雨，瞬间就被地热蒸干。

阿格乡最豪华的水景，是一百多公里外的大龙池、小龙池，还有乡里唯一一座水库——两座山脉聚拢来无缝相接，将库车河的水拦截在奇石巨峰的怀抱。

山体上下和水库四周，草木不生，奇山与异水相拥，这一柔一刚强烈对比形成的耀眼景致，让人震惊，最初冲进视野时，甚

至有点儿不真实。

微观的水景九眼泉，躺在水库大坝之下的缓坡地带，瞪着九只水汪汪的眼睛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

阿格乡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贫困乡，维吾尔族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，被称为新疆库车县的北大门，连接北疆的伊犁和巴州。但是天山神秘大峡谷、大龙池、小龙池、苏巴什古城——阿格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遗存，并没有给山乡经济带来明显的实惠。

康，就是“矿”的维吾尔语发音。俄矿和新煤矿等好几个大矿，都离康村不远。让人感觉这里的大坑小坑，看起来也像岁月遗留的矿坑。

周围的矿区和部队，每年伸出援助之手，修桥铺路，送医援教，也无法将缺水少地的阿格乡从自治区贫困乡的大坑里彻底拉出来。到了阿格乡，无论朝哪一条路走，你都感觉自己栽进了一个坑里。

三年前的九月，宁波市的一位主要领导路过阿格乡，走进康村考察，走访贫困户。他发现“康”这个村名的汉字词义跟看到的景象不符，视觉和心理都受到了冲击，当场表示要扶起这个掉在贫困大坑里的乡，让这个叫“康”的维吾尔族村庄，名副其实。

自此，“援疆”一词在康村这个陷在贫困深坑里的村庄，在这个对于沿海城市宁波来说简直是在“天尽头”的村庄，扎下了根。

阿格乡乡长吾斯曼是个幽默而不乏智慧的维吾尔族人，他说，宁波兄弟要来援助阿格乡，阿格乡听到消息就开锅了。他在句子里用的“开锅”，维吾尔语发音是“嗨伊那”，指的是水烧到开锅时的状态，翻译成汉语就是“沸腾”。

在吾斯曼看来，援疆使他们的血液“沸腾”起来，这是当地人们对友好援助很自然的回应。他的话传递出来的感觉是，沸腾这个词，跟热血有关，是指血液温度上升了。来自宁波地区的热情援助让阿格乡维吾尔族兄弟姐妹的血液“嗨伊那”起来，两个地域、两种民族的血液热到了一起，且温度相当。

一壶煮三省

亚森江的妻子捧着碗，喝我煮的奶茶。我说：“一壶煮三省，浙江的农夫山泉、云南的红茶、新疆的牛奶。”

她认真地抿了一口，咂着嘴巴说：“一碗茶，能把三个省份的东西煮在一起，热斯亚克西（维吾尔语：真好）。”

她开过十五年饭馆，给南来北往的人倒了十五年的茶，现在捧着这碗茶，她似乎第一次认真考虑我说的这个问题。

她表情有点儿震惊，我知道她懂了，关于水、茶叶和奶的混合，不同地域的东西放在了一个壶里，其实就是融合。

亚森江笑笑，扬起眉毛，反过来幽了我一默：“我们家的新房，是宁波出一部分，村里支持一部分，我们自己拿出一部分，建房的办法好像也跟你的茶是一样的，建设得特别漂亮。”

亚森江的妻子眯着眼睛哈哈大笑：“我想在新房子里请你吃一碗饭，菜是自己种的，分别长在三块菜地里，坡上的那块萝

卜、坑里的那块青菜、院子里的那块韭菜，我想混在一起炒，味道也会特别好。”

我知道，他们的新房是宁波援疆指挥部帮康村建设的新农村安居房项目，带浴室、厕所。两百多户村民，每户村民都有一套，每个院落都有菜地和葡萄架。这样的富民安居房，宁波援疆指挥部已经在康村援建第二期了。

房子建好半年了，他们夫妻住在旧屋子里，每天开着四轮电瓶车去看看新房，越看越不相信，这套别墅一样的房子，只出了三万五千元，就归自己了？

他们每天在院子里忙前忙后，种菜种花、搭葡萄架，几条破旧的被褥和毡子堆在屋子一角，从来没敢打开在屋里睡上一晚上。一家五口人（两口子加大儿子、儿媳妇和孙子），住大大的六间房子，还真没想好怎么住。

她怕一觉醒来，觉得自己睡在别人家里。想先在院子里干干活儿，等房子认识了主人，自己慢慢习惯了做主人的感觉，才搬进去住下来。

水要先给不会说话的喝

亚森江夫妻每天面对田地和牲畜的时间，比面对人的时间多。他们的勤劳，还是突破不了缺水少地带来的局限，起早贪黑，也无法使他们从贫困的大坑中走出来。

早中晚，他们都在几处田地里刨挖，浇灌散落在村里各处的地，分不清他们到底是喜欢侍弄水还是喜欢侍弄地。我想他们是喜欢绿，只要有绿的地方，他们就会停留，只要他们弯腰劳作的地方，三天五天就会变出绿色来，向他们的劳作致意。

多数时候，亚森江夫妻把供应给人的水关掉，来供应庄稼和菜地。院子里的几畦菜地，每天早晨都像尿得湿透的褥子，韭菜和葱像绿色针脚，西红柿和茄子的秧苗从薄膜里钻出来，贼头贼脑地偷饮露珠。跟他们住近邻的我，真嫉妒那些禾苗、菜苗、树苗。每次趁他们进屋吃饭，我都会从院子的水管子里截流一桶水，洗几条毛巾、几只袜子，又觉得自己抢夺了嗷嗷待哺的小苗

们的乳汁，有点儿内疚。

他们似乎坚信这样一个循环，浇在地里的水，会变成菜和粮食，最终被人吸收，滋养生命。而浇在人喉咙里的水，不过是变成屎尿（自然也可以当作肥料）。水流不大时，他们热衷卡住人的喉咙，优先浇灌麦苗、蔬菜、瓜果，以保证通向田地的塑料喉管里的水畅通。

在这样的地方，你才会发觉自己是一个纯消费性动物，不比一只羊或一头牛有用，甚至比一只虫子渺小。恨不能三餐减到两餐，一泡尿憋两个时辰，好减少冲马桶的次数。尽管那水是洗脸、洗脚、洗衣服的水，但也是无谓的消耗。牛羊多好，它们从来不用洗澡。

春夏之交农忙季节，基本实现机械化耕作的农村里，动物的重要性已经排在了农作物和植物的后面，瓜果蔬菜是必不可少的，牛只用来挤奶，羊肉比起粮食，毕竟是副食。早上喂了牛羊，伺候完地里的庄稼、瓜果苗木和蔬菜，到了晚上回到家，再给牛羊吃草喝水。人吃饭喝水的时间，跟牛羊吃草喝水的时间也基本一致。

机械化时代，人和动物的序位似乎被重排。人最大限度地节约水，先满足地里的庄稼和圈里的牛羊，不然就没有粮食和羊肉吃，没有牛奶喝。有水的地方就会长草，长草的地方就可以放牧牛羊，有水的地方还可以种出庄稼，只要有水，就可以

从地里变出这些人需要的东西，地里的东西和人是一体的，人和水是一体的。

每周有两次，亚森江会格外开恩，打开他掌管的浇菜的水管子，让我灌满我的盆盆罐罐，我也甘愿排在那些西红柿、茄子、辣子和韭菜、大葱之后。因为有这样一段话，他对我说过不止一遍：“水要先给不会说话的喝，人渴了会说话，动物和植物不会。会说话的，不能欺负不会说话的。春天人欺负了不会说话的，秋天它们会反过来欺负你，让你吃苦头。”

不能拔沙枣树的头发

我来到康村，除了参与设计了几块宣传展板，几乎没有带来什么看得见的益处。而路边的几棵沙枣树，因我的到来受到了侵害——为了掠夺沙枣花的香气，路旁矮矮壮壮开花的沙枣树，每天被我瘦身。

我的做法让亚森江的妻子万分惊异，她像是第一次发现沙枣花还有香气似的：“沙枣树在路边开了多少次花，我没有一次想过折回来一两枝插在家里。”

我能确定的是，她也喜欢这种香味。我不能确定的是，什么原因让她想不到去攀折那么诱人的花？我不断猜测她未说出的那些语言——她认定了沙枣花就该长在树上，开在野外，她没有习惯把它们纳入室内。她不想伤害树木，只为了春天的无用的香味，而减少沙枣树秋天的果实。或者她什么都没想，单单是意识幡然醒悟了——沙枣花还有充当免费香料的功用。

她说：“秋天忙，不会想到去吃沙枣树上的果实，沙枣铺落一地。到了冬天，即使沙枣树枝被当作干柴烧火，也不会想到在夏天沙枣开花的时候，从一棵活着的树上折一枝下来闻香，就像不忍心从一个熟悉的人头上拔头发。”

我这个外来者，拔了沙枣树的头发，在闻香之后，这些树枝叶子干卷着，蜷缩在墙角的簸箕里。除了在沙枣花开的斜坡上，留下我盗花时的脚印，还有这几行心存愧疚的文字之外，我能给这个山村留下什么？

秋天，路边的那几棵沙枣树会少结一些沙枣。想到这个，我就心怀歉疚。

村庄像一个少女一样脆弱。一个人来过以后，能在这个山村留下的，绝对不比一只羊一只鸡更多。除非拿起坎土曼和铁锹，走向土地，走向田野。要不就是慷慨解囊，热心援助。不然，只要待上一阵子，村庄里总有一些东西会被我这样的外来者无声地掠夺，即便是几滴水，或者几株无辜的沙枣花。

虫子必须计划生育

一直以来，阿格乡的虫子和人分享着树上的果实，自从宁波援疆指挥部送了一些药开始，情形有些改变了。

阿格乡的树，被绑上一圈涂有“性诱剂”的红塑料绳子。维吾尔族村民很幽默地说，是援疆指挥部为了阻止公的虫子和母的虫子同床，给树“上环戴套”，对虫子实施“计划生育”。

果树越冬，虫子开春后从树根部向树顶爬行，在树上绑扎的“性诱剂”，可以用气味引诱虫子。求偶的虫子迷失在“性诱剂”的诱惑中，雌雄虫子兴冲冲闻着气味乱撞，却找不到彼此，交配不成，虫子数量就会锐减，这方法被村民称作“上环”。

阿格乡过去在果树上缠裹一段塑料纸，让虫子打滑，爬不上树，被村民很形象地叫作“戴套”。现在，在塑料纸上打滑和交锋的，恐怕不仅仅是虫子，还有古老的观念。

亚森江最初对使用“性诱剂”心存异议——上天赐给人交欢